



服部文庫
117
85
3



117
85
3

酉陽雜俎卷第十一

廣知

俗諺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洩器 陶隱居謂之辱

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為兩段

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鑿金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

偃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

谷氣多痺血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各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

神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眾神也左相叩為天

鐘卒遇凶忌不祥叩之右相為天磬右經山澤

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

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

十七或十四或十二

隱談言太清對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

其實 蔗兩鼻兩帶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

毒董黃花及赤芥一曰芥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

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

有煖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

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菹 莎衣結治蠅蝮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着母臥薦下勿令知

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

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耐

東家門雜栖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

履底 古襯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

及目合腹中白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鬚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

腹下五丹 一曰字卜十一曰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

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峽

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

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

肉食之傷人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

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

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

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地中最

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

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

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歲

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軟

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

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潘入地

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

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

繆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

書胡書蓮書天竺書地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

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

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

押書戡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誥下用偃波

書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

用慎書一曰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

孛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

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西陽雜俎 四
胡綜博物孫權時握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
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
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
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
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
焉刊其腹云摩兜韃摩兜韃慎莫言疑此亦同
太廟金人緘口銘

穀城北一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
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
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叅
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頗不能就公曰取
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
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
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
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
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
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闕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旣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瘡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瘡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堂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若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擡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

酉陽雜俎 卷之十一
六
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滲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筭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

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

圖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

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曰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蠖蝮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烏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

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像也

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豐者可

以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

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

一曰土三斤炭末三兩

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搗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鑿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鑿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輒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第十二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為麒麟而韓公諱

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彌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

正與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
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
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
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
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
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
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
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

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

蕭

風簾舉依依然

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
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
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
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
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
性多疑馳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
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馳豫
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卽盡笑曰奇快瑾
曰卿在鄉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
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
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
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
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北席已後便與
卿少時阻關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
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滋歎如
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
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
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
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
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
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
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
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扇鎖甚

固玉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
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
因劫某至此動婉舍頓治態橫生王驚悅之乃
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
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
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奏
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
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
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撒戶視之有熊衝人走
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
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
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
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
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

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一出

黃顰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

錫賚

號曰肉枕

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

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

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

上卽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

泉石崇邃歷中被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

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

叅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

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

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為詩曰風

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

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為鎗

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為寒骨白

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

因為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

試能堅越三領黑羶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
將赤吾族射必溢鎗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
公常獵命敬業入林樾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
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展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
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擲汗鞦鼓所讀書
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兒翁富極醉
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
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
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
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
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
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
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
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
其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賊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燔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末

有闍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此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為碑頌生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言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與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亾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日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顛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遂

薛宿曰此事長可或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
花柳之遊竟畜以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
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
絕倫貴公子破產送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
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
寞乎皓與往還竟亦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
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
皓不許開良久折闢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
十萬語其母母與以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
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
歐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
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
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
金數萬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
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益大俠
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
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
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

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
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
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
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
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
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聚女嫁將四十
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
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有風韻人
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
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
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
探穀壞牆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
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
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
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
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
歟遂遽浴訖

蚤起

隱凡而化

馬僕射

侍中

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啁侃之意

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卽爲具助玉紋犀及貝珠焉

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婿張父成往成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卽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官小後必貴乃以長女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

見鑑官位騰躍恠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旂綽
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
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
甚坐客乃競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撫
其事作破蝨錄

酉陽雜俎卷第十二

冥跡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曰英歸至庭呼
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桃
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
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
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
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

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
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
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
入就牀坐其戶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
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
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此見
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
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
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
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
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
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
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
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
見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
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
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
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

自陽雜錄 二 漢古
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
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
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
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嶺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
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
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
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

涓涓芹努

吐一曰

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

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丘劉歸襄州尋
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
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
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
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
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
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

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
 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
 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
 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
 式常訪之涕泣為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
 住胎與此稍差

尸窆

近代表禮初死內棺而截亾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亾
 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眾人掣裂將去

送亾人不可送韋革鐵物以銅磨鏡一曰死者

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一曰韋也

一曰
 茅韋

刻木為屋舍車馬奴婢口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芻

靈周以來用備

送亾者又以黃卷螭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

又作轆車車古萋也萋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魃頭所以存亾者

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

曰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儻據費長房識李

娥一曰俄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

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亾人坐上作冠衣謂之上天衣

送亾者不齋鏡蓋

袞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緋

謳故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

發一蠶土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

鳥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

兩邊作大銅鑲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幘

輶車迺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

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罔象好食亾者肝而畏虎與

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

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

以栢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暮已下婦人着箇不着面衣又

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全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銀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

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

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

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達多發冢取磚得一人自言

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

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

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

作桑穰吾地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

雖是栢棺乃桑穰也

南朝薨卒贈予者以密應看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家墓揭祔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千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蟪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

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眾
 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
 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眾皆恐走比
 出門已塞矣一人復一曰為沙埋死乃同酬地
 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瑯欲移允一曰常冢冢中

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
 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
 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

雷野雉悉雊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
 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
 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
 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
 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
 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
 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
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
視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
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
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
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
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
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
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
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
岸得一顛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
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顛骨
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
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
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
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

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
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第十三

酉陽雜俎卷第十四

諾臯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
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
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
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
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尸內之雷霆楚
莊爭隨咒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徵祥變
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

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
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
遊息之暇足為鼓吹耳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大荒中有靈山

有十巫咸曰即盼彭姑具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為渾激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

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歌舞實為帝江形天與

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睥

為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

枚一作舞女三百人一日漢祭天神用萬工千

極養牛五歲重三千斤木下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

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

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

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

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

劉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

白雀之胤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

災豎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報一日陰第二星曰叶菑第

三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作第

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始一口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

千石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

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

太曰婉矜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

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

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

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巳丑日日出卯

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

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

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

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

魚身金一價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

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

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止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

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

鬼名挺濃 乙卯日鬼名天臨 戊午日鬼名

耳述 壬戌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迭 乙

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避 辛卯日

鬼名懋 丙申鬼名髮廷廷 廁鬼名頊天竺

一曰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蛇鬼名

一側石圭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遠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

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

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伽當討曩

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白留一與妃妃因衣其練謁王練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練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練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練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練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

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于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群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

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

祭元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

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清水宛一日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群浴此

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

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

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

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

轂內黃鏡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

脚錢行持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

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

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

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

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

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

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未有邵敬伯

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

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遇長白幸君為通

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

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

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

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

待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

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

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

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

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履敬伯下看之牀乃

是一大鼃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

下有河伯冢

姪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

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

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

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
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
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
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
發醜婦雖粧飭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
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
不皆自毀形容以寒噴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
好嬪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
言寄載頭上有光口口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
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
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
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
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
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髮
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

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戢波曰
役鳥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
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火
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七人入伏謁殿宇高敞
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
風長兼附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
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
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
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忽
無未必不如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
於小女願領聞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
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
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
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
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汜
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
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
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

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
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
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
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
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
返曰此島鰓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
龍王笑曰客固爲鰓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
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
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鰓有五六頭色赤大
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鰓王也士
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鰓王一鑊令二使送客
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
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賚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
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
征之群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
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
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

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
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述者言將軍無
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起風四起
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
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
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
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
坐者瑩微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
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於燈下
公了無懼色徐滌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
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
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
題句在焉

大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
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
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
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

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
藏見老人口大如斂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
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
逐涼有胡蜂遶其首而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
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
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
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着于樹其
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
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
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
乙口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
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
乃褰根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
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
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
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

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滂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切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

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公蹤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

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
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
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
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
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
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
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
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駒索斷紫衣者
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
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
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缺尚無恙經宿忽
患背疼半日而立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
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
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
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
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

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
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勅勤之術
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
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
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
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
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
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
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嗽
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
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
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
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
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
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
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
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

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歛索而獲卽訴于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待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爆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銀因買田
 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
 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
 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
 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
 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錢成龍形
 號王清本

元和申蘇湛遊蓬鵠山裹糧鑽火境無遺錐忽謂
 妻曰我行山中觀側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
 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
 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
 一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
 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蠟有蜘蛛黑色大如鈞
 鏃走集巖下奴以利刀中其網方斷蘇已墮陷
 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巖滿一山中相傳裴旻
 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
 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
 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西陽雜俎卷第十四
 西陽雜俎卷第十五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
 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
 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筋初食鱠數疊忽似
 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
 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
 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
 刻長及人遂粹劉因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

西陽雜俎卷第十五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
 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
 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筋初食鱠數疊忽似
 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
 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
 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
 刻長及人遂粹劉因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

廳之西上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翁成一
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
省自是惡鱸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
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
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
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
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窺窺酒有物跳出
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

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
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大老烏之
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
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槎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
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
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
內一日送客至漉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

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
蟲蠕蠕如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
氣如香煙徑出簷外眾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
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
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
就井取水悞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
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餐
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
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
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
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寤至三更後
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
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
出還寢牀上入孟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
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
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

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橫
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
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
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
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
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
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
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誠夜食必須發祭
也祝又言孟素不信梓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
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
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
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
戰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
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
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纜入口痛愈後時
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
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

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
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諸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
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
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
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
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
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
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
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
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
聞卻還至家如醉醒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
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
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
遂疾發劉與男女辭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
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
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
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
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

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義攜賢妹心肝我
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
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
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
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
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
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邵南城縣令戴咎初買宅於館娃坊暇與
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咎頗
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
不見如是累日咎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
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屈之
轉闊勢如鋤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尺不透
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其牽咎入坑投
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咎亦隨
出咎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咎獨不哭曰他
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咎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

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覽得
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

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

史獨接得冥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

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奔林中遽白眾

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

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

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

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

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奔背

水經注
言此狗

架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

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

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餅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

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蠹牆之半如界焉因詣

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糝一曰永嘉郡記作山

魅一名山路一名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

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大如

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

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魃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

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

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一曰都左腋下

有鏡甲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

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

攀及者名人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

壘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

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

窠表可為履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觸髅

拜北斗觸髅不墜則化為人矣

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場狐暴劉遣吏

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

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
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
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
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
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狢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
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
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

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
得一草莖拆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
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
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於草中若不可下當打
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
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
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闐近如隔壁
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

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鑿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

天

一曰如存天狀

狀抑知厚地之下别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向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趨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

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白髮際眉間及胸有瑩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

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視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昧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

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
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
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

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
卽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

二筆

他答

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

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卽驢矣筆鏹乃油桶
也菌卽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恠其油好

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
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
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
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
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
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踪出寺西南入溪
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礫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

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
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
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
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
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關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
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
偶得林檎一帶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
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

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
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
謝之鈕氏復手敲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關爲灾
祥密令奴持鑊闖擊之正當其腦驢然反中門
扇鈕大怒詬關曰爾如此勿悔關知無可奈何
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
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于荒冢上及下跌傷
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

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第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擘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救其瘡

武諸集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縲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

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p>大醫家云凡百病皆由氣血不和而起</p>	<p>百病皆由氣血不和而起</p>	<p>百病皆由氣血不和而起</p>	<p>百病皆由氣血不和而起</p>	<p>百病皆由氣血不和而起</p>	<p>百病皆由氣血不和而起</p>
------------------------	-------------------	-------------------	-------------------	-------------------	-------------------

陽雜俎卷第十五

